

暗访淮河

偶

正

涛

著

新华社记者
揭出淮河污染真相

新华出版社

暗访淮河

偶正涛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访淮河/偶正涛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1.

ISBN 7-5011-6931-4

I. 暗… II. 偶… III. 新闻采访-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4680 号

暗 访 淮 河

偶正涛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uaa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63072012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30 毫米×97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21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931-4/X·5 定价: 2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写在前面

- 一、“暗访淮河” (1)
- 二、我的两位同事 (3)
- 三、政府的“嘴”与“脸” (6)
- 四、说说水质 (7)

第二章 浅说淮河——奇特的中国第三大河

- 一、传奇的身世与奇特的现状 (11)
 - 1. 特别的流域 (11)
 - 2. 独特的气候 (17)
 - 3. 传奇的身世 (20)
- 二、修好了淮河没有了“水” (28)
 - 1. 伟大领袖的号召与 50 年治淮 (28)
 - 2. 修好了淮河没有了“水” (37)
 - 3. 口号震惊世界与淮河治污 10 年 (41)
- 三、从头再来 (53)

第三章 暗访淮河——风风雨雨万里行

一、我们写了第一篇“内参”	(56)
1. 在“淮委”	(57)
2. 小鄧上了第一课	(59)
3. “明访”蚌埠排污口	(60)
4. 饱受污染之苦的水上人家	(63)
5. 我们写了第一篇“内参”	(66)
二、溯源淮河	(70)
1. 到淮河源头	(70)
2. 造景误河	(70)
3. 干涸的源头	(77)
三、“淮干”信阳 700 里	(79)
1. 诗境南湾	(80)
2. 刮目看信阳	(83)
3. “红旗”打不了多久	(85)
四、死亡的支流	(87)
1. 沙河桥下	(88)
2. 淮河流域“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	(92)
3. 不见河流的漯河	(96)
4. “双汇”历险记	(100)
5. 高速路边一家人	(108)
6. “书记工程”“集锦”——周口	(110)
7. 暗访“莲花味精”	(115)
8. “死亡之镇”——丁集	(121)
9. 在“国徽曾被污水熏黑的地方”听环保干部 说污染	(126)

10. 省界看颍河	(130)
11. 到田营	(136)
12. 重回“吃人沟”	(140)
13. “颍河十八闸，闸闸皆污水”	(149)
五、重回淮河干流	(154)
1. 再访蚌埠排污口	(154)
2. 走访“丰原”	(161)
3. 自排自用——淮南的苦衷	(173)
4. 洪泽湖边的污染事故揭了淮河 10 年治污 之丑	(181)
5. 寻访入海口	(188)
6. 重走“癌症村”	(191)

第四章 面对淮河——谁能让 1.3 亿人搬迁

一、看到成绩	(204)
1. 为何提出“10 年 600 亿元”	(205)
2. 工业污染源得到有效遏止	(210)
3.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环保行政、执法与监测 体系	(214)
4. 利用水利工程建立污水调控有效防止影响 重大的污染事故发生	(217)
5. 淮河流域全民环保意识得到增强	(219)
二、淮河治污 10 年回不到“原点”	(221)
1. 突然回到 10 年前	(221)
2. 并非“原点”	(224)
三、行将枯竭的“血液”	(228)
1. 形神相似的“地下淮河”	(228)

目 录

2. 行将枯竭的“血液”	(235)
3. 1.3 亿人口的饮水危机开始显现	(237)
四、“人祸”：无法回避的自我污染	(242)
1. 更为直接的“人祸”	(242)
2. 小城镇，大问题	(245)
3. 污染根本：人口之灾	(253)
五、综合治理：政府之“权”，市场之“手”	(256)
1. 发展 50 年，欠账何其多	(256)
2. 生活污染处理项目建的不多，瘫痪不少	(260)
3. 用市长、走市场，寻找走出魔沼之路	(263)
六、淮河治污需要什么样的“政策”	(266)
1. 淮河治污的治本之方：水	(267)
2. 让环保“一票否决”	(270)
3. 谁污染，谁赔钱	(271)
4. 高科技——新世纪治淮的“大禹”	(272)

后 记

附：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2002（附表 1、2）

(279)

第一章 写在前面

一、“暗访淮河”

大概是2004年2月底3月初，新华社国内部编委张继民突然打来电话，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要组织一个新华社记者小分队，对淮河流域环境污染与环保执法进行采访调查。老张对我说，自己已多年不组织报道，与分社没有什么沟通，就和我还熟悉，希望我帮助联系一下。

至少是七八年前，老张在总社国内部科技编辑室工作。那时候他因采访南极、北极和调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而出名。当时，我从新华社陕西分社调到安徽分社不久，给《经济参考报》写了不少科普新闻，动辄半个版、一个版。偶尔在新华社总社与老张见面，他总是关切地批评：“你给《经济参考报》写了那么多科技新闻，可读性那么强，为什么稿子一到我们这里就变得平头直脸的了？”并在等离子体物理、量子力学等方面约些稿子。新闻作品是易碎品，发表出去能在人们脑海中存留多久，谁也说不清。老张至少关注到我的劳动，我一直心存感激。

这次我接到老张电话，就让分社负责业务的领导与老张联

系，安排人选。分社领导联系后告诉我：“老张点名让你去。小分队需要年龄长些、了解情况的人当‘头’。”

我虽然在淮河平原上的安徽省阜阳市（原为阜阳地区，1998年撤地改市）做过几年新华社记者站负责人，但对淮河流域的情况并不熟悉。过去我没有关心过环境问题，现在也不想做这些费力的工作。但老张多次来电话交涉，我推不了，只好应承。

2004年3月15日，云南分社曹滢、江苏分社蔡玉高和我一同到了总社。我下飞机后立即去了老张办公室。老张拿出批件，说小分队由《内部参考》郭君正主任和他共同协调。郭主任原来我就比较熟识。大家一见面，就约定时间一同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

1993年，因淮河污染严重，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与国家环保总局、中央新闻单位等，共同组织了“中华环保世纪行”，颇有影响。我们这次新闻调研活动也算“中华环保世纪行”系列活动之一。有关领导说：“全国人大给批了经费，就列在‘世纪行’上。”

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坐下来时间不长，我们就得知淮河污染依然严重。淮河治污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中央领导，特别是全国人大领导、环境与资源委员会领导，对此问题非常关心。我们小分队的任务是以“暗访”为主，明察为辅，了解真实情况。

记者采访原无“明”、“暗”之分。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新闻就是宣传”、“记者也是干部”的观念。干部在古代就是“朝廷命官”，下乡不穿制服，不鸣锣开道，即谓“暗访”、“私访”。我们采访淮河“明”不起来，也“暗”不了。不过小分队总得有个名字，为了与全国人大领导即将到沿淮四

省进行环境执法检查有所区别，我们叫“暗访淮河”比较贴切，而且很简洁。

采访中体会到了“暗访淮河”这个名字的好处：它时时提醒我们，到一线去，到现场去，到基层去。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整个采访时间超出计划很多倍。可以说现在仍没有结束。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确了解到了真实的淮河，看到了材料编不出的东西，得出了前人所未提出的结论。

二、我的两位同事

小分队让我认识了两位出色的同事。云南分社曹滢稍长，江苏分社蔡玉高上世纪80年代出生。小蔡出世时，我大学都快读一半了。

二人各有特点。作为女孩子，小曹长得秀美，做事认真。我们出发不久，在蚌埠写第一篇稿子时，她饭都不吃，反复研究其中的观点，把数字拿出来一个个比较，还到网上寻找旁证。有一些需要累加或算增减百分比的数字，她拉着小蔡一遍遍核对。采访一些问题，不搞清每个细节，她都不会松手。

小曹非常勤奋。云南远离淮河，小曹对淮河没有一点感性认识。出发前，她提前到北京，买了大量的书籍来参考。每天工作之余，她就抽空写作采访纪行稿件，据说是给一个环保杂志供稿。她的毅力也激励了我，每天即使再累，我也把计划中的事情做完。

小曹是个环保主义者。对云南的许多地区，特别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地区，她都到过。据说她登上过5000米以上山峰。如果这次不参加淮河小分队，她可能要去西藏。她为西藏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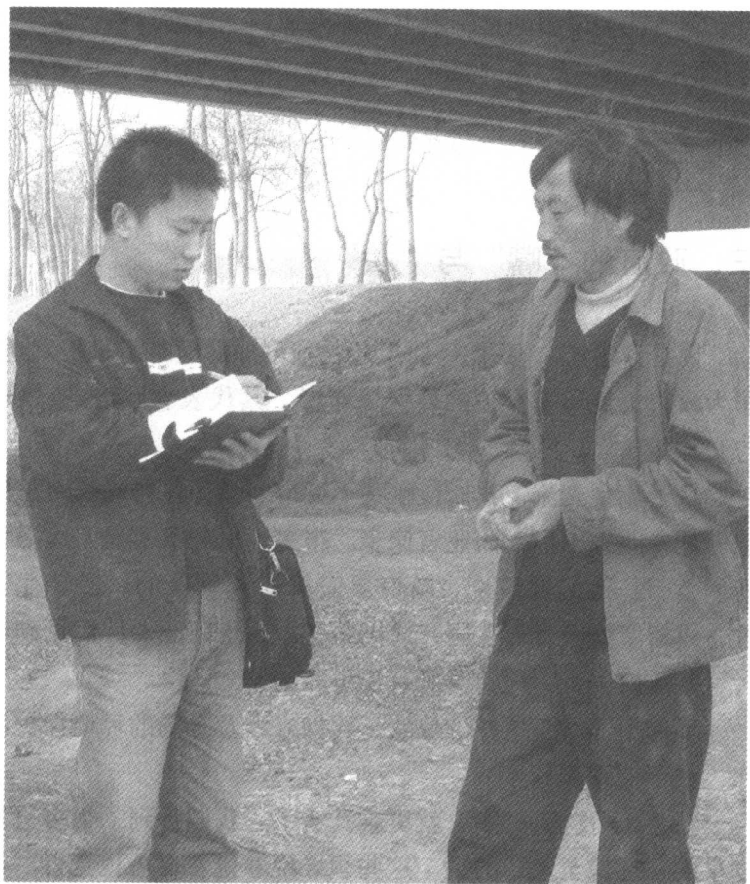


曹滢在桐柏县“淮源”碑前的留影

做了许多准备，其中她花了4000多元买了一只“卡西欧”的海拔表。这只表像是大一号的手表，戴在小女孩的手腕上颇有“专业感”。它可以随时测定海拔高度、空气温湿度、指示方

向，测量行进中的未来地区 18 小时天气变化等。一开始，大家觉得这支高科技手表挺有意思，不时问问脚下海拔。后来发现其中有诈：明明一楼海拔 30 米，到二楼反倒变成 27 米了。后来小蔡开玩笑说：这是一只高科技哑铃！还不断询问小曹“锻炼效果如何”？在往返上万里的工作途中，这只海拔表给我们带来不少欢笑。

小蔡则机敏过人，做事的风格和我相近，总希望用最小的



左为沙颍河项城桥下采访农民的蔡玉高

劳动换取最大的收益。但生活中的他勇于吃苦，乐于助人。旅途之中吃饭、住店、买票、结账等等，都是由小蔡主动承担。特别是在深更半夜，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和大包小包的行李、材料，到了一个陌生的旅馆时，总是由小蔡上前打探、询问、登记。由于他总管了琐碎的杂务，我们封他为“蔡总”。后期主要稿件策划，大的框架制定，具体新闻稿写作，“蔡总”承揽较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中许多观点，许多材料，是三人的共同劳动成果。部分照片，为曹滢、蔡玉高所摄，均未署他们的名字，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三、政府的“嘴”与“脸”

说是“暗访”，我们一路上还是与环保部门打了很多交道。作为政府负责环境保护的环保工作者，其代表着政府的“嘴”与“脸”。

从干流到支流，我们接触到不少市、县环保局局长，总的感觉是专业人士少，职业官僚多。很多环保局长不是工作需要他们，而是他们够级别，政府要安排职位给他们。或转业安置，或招考处级干部上岗，或民主党派人士任职。他们见到记者就替政府美言，一转身又有说不完的牢骚。

环保干部居于这样的位置，要做好涉及全局的环境保护工作，难于上青天！

“脸”不真切，“嘴”就更难真实了。我们听到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环保至上”的话。这些领导说着说着自己也觉得“说过头了大家都知道”，悄悄地一笑了之。从上到下，大多如此。

国家环保总局在我们发稿后，几度召开新闻发布会，似乎要“斧正”什么，但始终没有把他们确定的淮河流域 2003 年 COD 入河排放量 70 多万吨数据作为重点。这一数据比他们自己测定的 2000 年水质最好时还是少了许多。而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测得 2003 年数据是 123 万多吨，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看看一河污染水，听听百姓疾苦声，“自 2000 年来淮河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的话，恐怕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了。

“脸”上有正气，“嘴”上有真话，是政府诚信的开始，是做实事的基础。如果淮河流域的地方政府抓环保以这副“嘴”、“脸”示人，污染有反复、治理走弯路，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四、说说水质

水质的分类早有所知。但具体到测量的指标、数字，就不甚了了。采访时我一再叮咛二位年轻同事：先用鼻子、眼睛采访，不行再加上舌头和胃。老远闻见以臭为主，臭中带酸或其他味；走近一看或黑或黄，甚至五彩缤纷，显然不会是合格的水质。即使供饮用的地下水，看不出颜色，闻不出浓重的消毒氯气之外的味道，但喝起来有的咸有的甜有的涩，喝下去胃胀厌食，肯定也不会是合格的饮用水质。

一般人并非水科学专家，没有必要把精确到毫克的数十项指标搞得清清楚楚。所以，书刊媒体中的文章或报道中除了感官的表述外，通常都把权威部门的几十个测量指标数据变换成阶梯式的“五类”来表示水质：一类——水质良好；二类——较轻度污染；三类——轻度污染；四类——重度污染；五类——严重污染。在“五类”之下，还有“超五类”、“劣五类”

之说，就是比“五类”更严重。一般作为饮用水源的，必须是三类以上水质。在环境科学理论上，“五类”就不叫“水”了，因为它丧失了“水”的功能，不可农用，不可工业用，更不可生活用或作饮用水源。但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淮河流域有些地方，五类或劣五类也是求之不得的水。它还有液体形态，除去这样的水，哪里去找像“水”的东西？

常见水的质量指标一共有二三十项之多，水按5个类别划分质量，对应的是测量指标的综合。如淮河流域大规模治理污染起始时主要治理COD（化学需氧量）。COD污染使水质变成黄、黑，发臭味。过去COD含量每升25毫克即为五类水。后来更改为每升40毫克。“2000年淮河水变清”形象指标是要干流水质达到三类，支流不超过四类，用的指标是提升后的新“标准”。现在所用的标准是《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水质划分中的其他指标也许不会引发感官上的变化，但也影响水质。如氨氮，看不出什么颜色，也闻不出什么气味。现在淮河污染的新趋势是氨氮污染越来越重。2004年7月中下旬，淮河发生的历史上最大的污染事故，其前锋就是氨氮，危害程度甚至高于历史上的以COD为主体的污染。

“达标排放”是水环境保护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必须指出：生活、企业废水排放“达标”的“标”并非标准用水质量的“标”，而是根据其所属行业划分的处理标准。化肥厂达标排放的污水，氨氮浓度也会是100毫克/升，是五类水标准的50倍。如1989年前建成的印染企业，因废水处理难度大，处理后的排放标准相对就较高。3级排放标准COD达标值为1000毫克/升，也是正常三类水标准的50倍；柠檬酸类的发酵及酿造行业，COD达标是300毫克/升。其他行业基本如

此。简言之，企业“达标排放”的废水，仍在污染环境，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淮河水体污染物质较为普遍的还有汞、磷、氟、铁、砷、铬、铅、亚硝酸盐等等。不同企业还会排出不同的污染物质，有的非常专业，如“兑硝基苯酚”等。

大江大河的污染可能是数年之间的事。但大江大河的治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对淮河的了解还是很少，对问题的认识也非常肤浅。但既然有了开始，作为新闻工作者，也不会轻言放弃，我们将为淮河流域环境保护做自己最大努力，

第二章 浅说淮河——奇特的中国第三大河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这是在有关淮河的作品中引用最多的一句民谚，这名民谚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淮河流域人民安居自得的情形。在中国悠久的农业社会里，有饭吃、有衣穿就是最大的幸福。淮河两岸一马平川，傍河而居，兼有北方的日照、南方的雨水，物产丰茂。对于饱受辛酸、最易满足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算条件无比优越的地方。

作为新华社记者，在淮河流域采访前后十数年得知，这里也是灾害频仍的地区：近 540 年来，发生大的流域性灾害 350 次，真正“三年两灾”；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农民起义数千起，近 70% 发源于淮河流域；上世纪 90 年代初，据我国公安部门统计，新中国建立后，各种各类邪教 60% 直接产生或壮大于淮河流域。如此等等。

这次“暗访淮河”发现，先天水资源严重不足的淮河流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中国人平均数的 1/4，同时也是污染最为严重的流域。十数年在历史上仅为短短的一瞬，但刚刚发现就开始治理的水污染，正给淮河流域带来灭顶之灾，在 1.7 亿淮河流域居民中，约 2/3 的人面临饮用水危机。已发生的污染还要贻害子孙多少代，尚未可知。